

屈原列传

史记

屈原者、名平、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、左徒、即今左右拾遗之徒。博闻强志、明于

治乱、娴于辞令、娴、习也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、以出号令、出则接遇宾客、

应对诸侯、王甚任之。

起叙任用之专、后段节节叙其疏而见放、妙得原委。

上官大夫

靳尚

与之同列、争宠而心

害其能。

此句拍入。

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、屈平属

烛

草稿

稿

未定、上官大夫见

而欲夺之、屈平不与、因谗之

谗屈原作两节写、害其能一节虚、夺草稿一节实。

曰、王使屈平为令、众莫不知、每一令出、平伐其功曰、以为非我莫能为也。

语中庸主之忌。

王怒而疏屈平。

以下并史公变调序离骚、即用骚体。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、谗谄之蔽明也、邪曲之害公也、方正

之不容也、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。

先写作离骚之由。

离骚者、犹离忧也。

离、遭也。○注一句。下忽入议论、奇妙。

夫天者、人之始也、父母者、人之本也、人穷则反本、提穷字。故劳苦倦极、

未尝不呼天也、疾痛惨怛、未尝不呼父母也。道出人情、真而切。屈平正道直行、竭

忠尽智、以事其君、谗人间之、可谓穷矣。应穷字。信而见疑、忠而被谤、

能无怨乎。提怨字。屈平之作离骚、盖自怨生也。应怨字。○回环曲折、多永言之致。

小雅怨诽而不乱、若离骚者、可谓兼之矣。谓好色云者、以离骚有密妃等事。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、非如国风之思也。而史公亦假借用之。○比骚于诗、

深得旨趣。上称帝喾、下道齐桓、中述汤武、以刺世事、明道德之广崇、治乱

之条贯、靡不毕见。其文约、其辞微、其志洁、其行廉、其称文小、

而其指极大、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、故其称物芳、其行廉、故死

而不容自疏、濯淖淖、也。淳、也。、污泥之中、淳、也。淳、也。、蝉蜕、如蝉之去皮也。以浮游尘埃

之外、不获世之滋垢、皭皭、皭、疏静之貌。然泥而不滓、者也。皭、皭、疏静之貌。以浮游尘埃

与日月争光可也。极贊屈原。○以上离骚、只虚写。屈原既绌。间接。又入叙事。其后秦欲伐齐、齐与楚从

亲、惠王患之、乃令张仪详同佯去秦、厚币委质事楚、曰、秦甚憎齐、

齐与楚从亲、楚诚能绝齐、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。楚怀王贪而信张

仪、遂绝齐、使使如秦受地、张仪诈之曰、仪与王约六里、不闻六百

里、详张仪始终事、为屈原谏楚王张本。楚使怒去、归告怀王、怀王怒、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

之、大破楚师于丹淅、丹、淅、皆县名、在弘农。斩首八万、虏楚将屈匄、盖遂取楚之汉

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、以深入击秦、战于蓝田、魏闻之、袭楚至

邓、楚兵惧、自秦归、而齐竟怒、不救楚、楚大困。段明年、秦割汉

中地与楚以和。即割楚地、以与楚和。楚王曰、不愿得地、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张仪闻、

乃曰、以一仪而当汉中地、臣请往如楚。又算定怀王。如楚、又因厚币用事者靳

仅、尚、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、长句正是省句。怀王竟听郑袖、复释去张仪。

二段。○两段

是时屈原既疏、忽接人本传。不复在位、使于齐、顾反、谏怀王曰、何不

本传。

杀张仪。怀王悔、追张仪不及。

只为何不杀张仪一句、乃倒装楚愿得张仪一段、

又倒装张仪许楚一段、意思在此、而序事在彼。

其后、诸侯共

击楚、大破之、杀其将唐昧。

张仪许楚、客也、于此一结。

时秦昭王与楚婚、欲与怀王会。

又起一怀王欲行、屈平曰、秦虎狼之国、不可信、不如无行。怀王稚子子

兰劝王行、奈何绝秦欢。

伏再用之根。

怀王卒行、入武关、秦伏兵绝其后、因留

怀王以求割地。怀王怒、不听、亡走赵、赵不内、纳、复之秦、竟死于

秦而归葬。

怀王一欺于秦而国削、再欺于秦而身死。为屈原作证、亦为楚辞作序也。

长子顷襄王立、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

之不明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、屈平既嫉之、嫉子兰、先从楚人说起、见非屈原之私怨。虽

放流、眷顾楚国、系心怀王、不忘欲反、冀幸君之一悟、俗之一改也。

推屈平本意作议论。其存君兴国、而欲反覆之、一篇之中、三致意焉。

忽又转倒离骚上。然终无可

奈何、故不可以反、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应不忘。应冀君之欲反。一悟。人君无愚智贤

不肖、又宽一
步。莫不欲求忠以自为、举贤以自佐、然亡国破家相随属、而圣

君治国、累世而不见者、其所谓忠者不忠、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泛泛感论。包罗古今无穷事。

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、故内惑于郑袖、外欺于张仪、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、兵挫地削、亡其六郡、身客死于秦、为天下笑、将前事总作一收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句。缴断一易曰、井渫屑、不食、为我心恻、可以汲、王明、并受其福。渫、不停污也。井渫而不食、使我心恻然、以其可用汲而不汲也。如有王之明者、汲而用之、则上下并受其福矣。

王之不明、岂足福哉。愤切语。令尹子兰

闻之、接上屈平既嫉之、妙。大怒、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、回应上官大夫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、被披、发行吟泽畔、颜色憔悴、形容枯槁。极写落魄悲愤之状。○以下渔父辞。

渔父见而问之曰、子非三闾大夫欤、三闾、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之官。何故而至此。屈原曰、举世

父见而问之曰、子非三闾大夫欤、三闾、掌王族昭屈景三姓之官。何故而至此。屈原曰、举世

混浊而我独清、众人皆醉而我独醒、是以见放。渔父曰、夫圣人者、

不凝滞于物、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、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、众

人皆醉、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。醨、薄酒。何故怀瑾握瑜、瑾、瑜、皆美玉。而自令见放为。

只就漁父口中、翻出一段至理可參、有情有态、可咏可歌、词家风度。屈原曰、吾闻之、新沐者必弹冠、新浴者必振衣。弹而振之、去其尘也。察察、洁净也。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、受物之汶汶、问、者乎。汶汶、垢蔽也。宁赴常流而葬

乎江鱼腹中耳、常流、犹长流也。○汨罗之志已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、而蒙世之温蠖。枉入乎。温蠖、犹惛

尘埃。○一气流转、机神跌宕。乃作怀沙之赋。怀沙赋、删去。于是怀石遂自投汨、罗以死。汨水在罗、故曰汨罗、今长沙屈潭是也。屈

原既死之后、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、之徒者、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

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、终莫敢直谏。借宋玉等、前村屈原、后引贾谊。

其后楚日以削、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人之云亡、邦国殄瘁。

自屈原沉汨罗后、百有余年、汉有贾生、为长沙

王太傅、过湘水、投书以吊屈原。

借投书事、接下贾谊传。

太史公曰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、皆离骚篇名。悲其志。读其文而悲其志。适长沙、过屈原所自沉渊、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。游其地而想其人。及见贾生吊之、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、何国不容、而自令若是。即用他吊屈原之意、以叹贾生。读服鸟赋、楚人命鶠曰服、贾生作服赋。同生死、轻去就、又爽然自失矣。自悲自吊。○此屈贾合赞、凡四折、缭绕无际。

史公作屈原传、其文便似离骚、婉雅悽怆、使人读之、不禁歎歎欲绝。要之穷愁著书、史公与屈子、实有同心。宜其忧思唱叹、低回不置云。